

康熙訪賢

袁 箴
羅 競
呂 倚
章 允



47.8

6

康熙访贤

袁 箴 罗兢先 吕倚章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洲北路十一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阳曲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, 787×1092 1/32 印张, 5 字数, 108千字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, 1—23,500册

*

书号, 10397·144 定价1.15元

目 录

- 一 胆大秀才……………(1)
- 二 滑稽县令……………(16)
- 三 傲慢画圣……………(47)
- 四 落魄相公……………(63)
- 五 春联巡抚……………(91)
- 六 御匾清官……………(124)
- 七 倒楣钦差……………(144)

一 胆大秀才

自古史家多为帝王将相、义士烈女立传，什么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本传、大传、小传等等。今日所讲，是一个小秀才、大作家的传外之传，单道一个胆大秀才平地青云，被康熙擢升为朝廷国子监博士的故事。

这秀才姓孔名尚任，字聘之，号东塘，又自号云亭山人，是山东曲阜县孔夫子六十四代孙。他生活于十七、十八世纪之间，正是清初考据学极盛时期，研究起经史之学来，较有实事求是之风。孔尚任少年时，在曲阜城北石门山中读书，就已博采遗闻，准备写南明一代兴亡的戏曲传奇。凭他渊博的学识，横溢的才华，犀利的笔锋，十年磨砺，终于写下了传世名著《桃花扇》。可惜他时运不济，穷愁潦倒，功名难就，只在县里中了一名小小的秀才。这小秀才却偏偏胆大。这是为何？就因他胸怀磊落，忧国忧民，而又自甘贫苦。俗话说，树正不怕影子斜。他就象吃了豹子胆，敢说敢为，因此演出一段传奇来，被康熙誉称为“胆大秀才”。

话说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手稿完成后，一经传阅，不断有人来抄，梨园伶官抄去粉墨登场，墨客骚人抄去案头捧读，王孙仕女抄去卖弄风雅……一时间，东抄西抄，《桃花扇》的手抄本不胫而走。走到哪儿去啦？走到康熙皇帝爱新觉罗·玄烨手上去啦。康熙一翻，看到《桃花扇》“先声

齣”里的作者自白说：“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，实事实入，有凭有据。”禁不住往下看，越看越迷，终至连进御膳都忘了，竟一口气读完，拍案而起：“我要去找他！”但是天下之大，孔尚任在哪里？想起了，这手抄本是大学士高士奇呈送御览的，我只问高士奇。

不料第二天早朝，那高士奇一等不来，二等不来，政事议完都要散朝了，他才大汗淋漓跑来，伏在丹墀下请罪。康熙问道：“为何来迟？”高士奇奏道：“臣重读《桃花扇》抄本，通宵达旦，读了又读，因此来迟，望陛下恕罪！”康熙呵呵大笑：“朕不加罪。你只给朕找到此人罢了。”

这康熙皇帝，出身于我国满族的贵族家庭，八岁时，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福临死了，他就继承了王位，第二年改年号为康熙，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个皇帝。他从十四岁开始亲政，直到六十九岁，在位六十一年，统治中华之长，在我国封建帝王中数第一。他又是历代帝王中的佼佼者，文治武功，经国治世。曾经采取措施统一台湾，捍卫东南海疆，又曾反击俄国沙皇侵略，保障东北安全，还消灭了噶尔丹叛国集团，巩固西北边陲。他领导治理过黄河、淮河，奖励垦荒，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封建学者。他一生勤奋好学，博览群书，自然科学、人文科学、文学艺术都有涉猎，还亲自审定多种历史书籍，制定了中外闻名的《康熙字典》、《佩文韵府》等书，通晓多种民族语言。他思贤若渴。康熙十七年，曾专门下诏征求博学鸿儒的知识分子，其中说：“自古一代之兴，必有博学鸿儒……四海之广，岂无硕彦奇才，学问渊通，文藻瑰丽，可以追踪前哲者？凡是学问兼优文词卓越之士，不论已仕未仕，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，在外

督抚布按，名举所知，朕将亲试录用……”^①

象孔尚任《桃花扇》这等绝妙文章，他岂有放过的？于是叫上高士奇等，以赴曲阜祭孔为名，摆开銮驾，直奔山东而去。正是：

康熙山东去访贤，引线便是《桃花扇》，

曲阜祭孔讲经史，胆大秀才显奇才。

且说康熙来到山东德州，立即派遣御前大臣郝寿和一等带刀侍卫德楞泰，马上到兖州府曲阜县，会见孔府族长衍圣公孔毓圻。当天晚上，二人来到孔府，向孔毓圻传谕：皇上明日要亲临孔庙“祭孔”，立刻准备一切祭礼，并通知祭司、执事、总管等，作好恭迎圣驾的一切准备。衍圣公请两位朝廷重臣在客厅待茶，探问皇上到此祭孔还有何旨意。郝寿道：“皇上祭了孔，还要召见先圣六十四代后裔孔尚任，要他给皇上讲书。”

衍圣公一听，面有难色。这山东曲阜之地，翰林学士不少，为何皇上专点一个秀才后生去讲书呢？又不知皇上要此晚生后辈讲什么书，如果讲来砸锅倒桶，又如何是好？郝寿见他不开腔，又道：“衍圣公，你不要为孔尚任担惊害怕，皇上前些日子，已御览了他撰写的《桃花扇》，赞不绝口呢。”

衍圣公一听，脸上疑云缓解，立即吩咐下去：拿我的名帖到府侧院落，去把孔尚任相公请来。孔尚任见了名帖，知

^① 见《东华录》康熙二十一。但康熙后来，又曾大兴文字狱，迫害知识分子。清代文字狱始于康熙。如戴名世，方孝林一案，因《南山集》中提到了南明事迹，引用了《滇黔纪闻》中的桂王年号，结果戴被处死，戴、方两族均被发遣远地或入旗。

有要事，两脚三步赶到厅堂。见堂上坐了两位大员，那正中一位，相貌清癯，头戴红顶，红顶上高插一支花翎，身穿蓝色补袍，脚登京绒靴子。侧边坐着那位，气势磅礴，浓眉耸立，穿了一件黄缎马褂，腰间勒了一根忠孝带子，翘脚而坐，赫然是一位将军。

衍圣公起立介绍：“这就是后生孔尚任。”又对孔尚任说：“见过御前大臣郝寿公，御前一等带刀侍卫德楞泰将军。”孔尚任一惊，心中自省，两位朝中显贵为何召见我一个小小儒生？又一转念，“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”。上前恭恭敬敬作了三个揖：“生员以揖代叩。”

两位重臣站起身来：“请坐。足下就是孔尚任先生吗？久仰，久仰！”

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“明日皇上要来孔庙祭祀先师，特传下旨意，请足下讲书，你看怎样？”

“生员不敢妄为。谢皇上恩宠！”

郝寿说：“不必过虑。皇上早已命题，即《大学》中的‘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’。”

孔秀才一听，要我讲这一章，是何道理呢？——唉唉，皇上他还是人，我为啥要怕？我在朝中未有一官半职，要我讲，我就给他大讲特讲，看他把我怎样。

孔秀才艺高人胆大，立马要来文房四宝，当面起稿给两重臣审阅。一对红烛，六只眼睛下，笔飞墨舞，纸上唰唰地响，片刻之间写成讲稿。两位大臣见了他那蝇头小楷，连连赞道：“秀才真是神来之笔！下笔如春蚕食叶，素绢白纸，顷刻留下秋蛛布纹之形！”一会儿写完，呈上审阅。二大臣

浏览一通，眉欢眼笑：“皇上钦定讲这章书，秀才大有主意。明日不用胆怯，照此而讲好了。”言毕，速回兖州行幄，向康熙复命去了。康熙这才传谕山东巡抚都御史张鹏和兖州知府张鹏翮，依照历代皇帝祭孔礼仪，随王伴驾。

再说衍圣公送走两位御前大臣，与孔尚任促膝而坐，说道：“东塘呀，你这穷秀才运气来了。明天皇帝请你讲书，其中规矩你懂不懂？”孔尚任答道：“不懂嘛瞧着办嘛。”衍圣公一听，心头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。又说：“秀才呀，你切莫要少年气盛，要加倍小心，莫要殃及老夫啊。”孔尚任回道：“衍圣公，历代皇帝都爱戴高帽儿，我把他尽量捧高些，讲玄些，吹得他云里雾里，再说下文。”衍圣公道：“刚才郝寿给我过话，说皇上垂青你的《桃花扇》，读得他筋响骨炸，荡气回肠，你多往这上面用心好了。”

原来，康熙要搞历史图书集成，尽收历代诗、词、歌、赋和字墨丹青的佳品。又在北京办起一个“不求闻达科”，以招揽天下文士高才。不料此科开办后，竟门可落雀，康熙无奈，只好亲驭天下，访才求贤。孔尚任适逢其时，当然不能放过。

且说孔秀才深夜才回到家徒四壁的瓦舍，月光透壁，心绪很不平静。他想，既然康熙看中了我的《桃花扇》，于我定有所求……一夜辗转反侧，未能入睡。

第二天，天刚拂晓，孔尚任儒生打扮，身穿蓝衫，外套布褂，头戴雀顶帽儿，足蹬布靴，来到孔庙。在衍圣公率领下，和庙中执事以及孔氏后裔人等，伫立孔庙门外，恭候圣驾。

不久，只听马蹄“哒哒”，一彪人旗锣伞盖而来。在两排带刀侍卫维护下，但见一人骑在一匹金鞍银蹬的日月潇湘马上，头戴貂皮镶边帽，两条金龙绣在帽边，大东珠顶子；项下挂一串碧玺翡翠朝珠，颗颗放光；身穿天青色蟒龙袍褂，脚下贡缎朝靴。后面伴驾的红顶大员不计其数。到了庙前，衍圣公率众匍伏地下，三呼：“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跪奏：“臣孔毓文等恭迎圣驾，恭请圣安！”

康熙笑嘻嘻传旨：“卿等平身。”随即庙前下马，随后文武百官也纷纷下马。康熙传旨山东巡抚：在朕下马处立一石碑，上书：“文武官员到此下马”。此旨颁发全国。所以后来各地文庙，大都立有此碑，以示尊孔祭儒。

康熙在御前大臣郝寿和御前带刀侍卫德楞泰左右跟随后，缓步入庙。孔尚任躲在衍圣公身后一看，见他年约三十岁，态度从容，举止气派，脸上有几颗白麻子，满面春风地步入孔庙。这时，礼炮齐鸣，鼓乐齐奏，庙中瑞香缭绕，四壁生辉。

康熙仰头一看，只见一巨匾，上书“圣阙”二字，环视殿宇，一派庄严肃穆。他吩咐郝寿、德楞泰和太监们退下，命大学士高士奇和孔毓文上前伴驾。高士奇双手高举一个竹筒，走上前来：“启奏皇上，这是御赐孔庙祭物。”康熙道：“举礼！”“喳！”一片应答声。孔尚任不知他那筒内何物，好生不解。望了望伴驾的衍圣公，心想：管他的，我今天一定要为孔庙争得丰厚的赏赐。

康熙转向衍圣公，指桑问槐：“今日是谁应答？”衍圣公心中有数，奏道：“本应是老臣应对，只因微臣年老有病，恐有失礼仪，特奏请恩准圣裔孔尚任陪侍应对，请圣上

下旨。”

“哎，孔尚任，此人是何出身？”

“启奏皇上，他，他……他只是一个秀才。”衍圣公吓得发抖。按律，小小秀才，岂能见驾？

不料康熙开言道：“秀才可以，快叫他来。”

孔尚任来到康熙驾前，拜伏于地口称：“小民孔尚任叩见万岁！”“你是秀才？”“是。”“秀才平身。”孔尚任一旁侍立。康熙道“大成至圣先师教诲‘每事问’。朕今日也要每事问。”孔尚任道：“圣上如果每事问，小民必每事答。”

康熙瞟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尔今年几何？”孔秀才道：“臣今年三十七岁。”康熙走向殿前一棵古树，指着问道：“此树为何这么矮？”孔秀才故弄玄虚地说：“启奏皇上，此树千万摸不得！”康熙马上把手缩回来：“这又是为何？”孔尚任奏道：“这树系先圣手栽，迄今已有二千多年。树老心空，故尔不能再长高了。”康熙又问：“此树未朽，何以无枝？”孔尚任奏道：“宏治十二年门殿起火，此树在门殿之间，枝叶烧脱，孤干独存。今又二百年矣，不枯不荣，其坚如铁，故俗呼为铁树。”康熙听了肃然起敬，马上向古树一揖——后来，这棵树便叫做“皇揖树”了。揖后，康熙嘉奖孔尚任道：“秀才，幸得有你提醒，朕才知摸了此树是对先师的大不敬。”孔尚任心中一喜：这皇上还明理。

此时高士奇启奏：“祭牲摆设已毕。”

康熙传旨，孔秀才随驾陪祭。秀才得宠，胆子壮了。康熙步行升殿，行三献礼，三跪九叩，牲用太牢，祭品十笾

豆，乐舞六佾。礼毕，肃瞻孔子塑像。孔尚任奏道：“这是东魏兴和二年兖州刺史李珽所塑。”康熙点头，举目观看大成殿，只见雕梁画栋，油漆剥落，日晒雨蚀，早已年久失修。不禁微微摇头。

孔尚任见了，马上启奏道：“兵燹连年，圣庙颓破。今日皇上祭孔，一代圣君祭享万古圣人，旷代所无，此乃圣门有幸。圣人庙廊，如蒙赐于修缮，表明圣上注重圣教，天下士子，无不感恩戴德，四海归心。”

康熙点头：“秀才言之有理。”立飭山东巡抚，传朕旨意：“即拨库银八万两，克日兴工，维修孔庙，不得有误。”

康熙走出大殿，仰望上面一块巨匾，大书“大成殿”三字。康熙把下巴微微一抹，问孔尚任道：“这匾写得怎么样？”秀才眼珠一转，尽量把这匾说得有盐有味：“皇上，这大成殿三字乃是宋徽宗所写飞白的，真是天下无双，衬得孔庙分外精神，天下人无不称赞。”他这是上的反釉子。

康熙听了，果真很不了然，说道：“宋徽宗乃是亡国之君，这个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孔尚任辩道：“宋徽宗虽是亡国之君，坐江山不能与皇上相提并论；但他书法精湛，确实无与伦比。”康熙变色：“孔秀才，你为何如此推崇宋徽宗？”孔尚任低头道：“生员不敢。不怕不识货，只怕货比货。”

康熙心想，你这酸秀才，胆子太大，胆敢藐视朕躬。既而又一喜——嘻，妙！立即传旨：将御赐孔庙竹筒呈上。孔尚任睁大眼睛，只见康熙亲手从竹筒中取出一卷用黄绢包好的、黄绫裱就的泥金纸堂幅展开，立即现出康熙手中铁爪银

钩的四个大字：“万世师表”。写得日星昭回，云汉炳耀，气势雄壮，下笔如神。大臣近侍，殿上殿下，同声颂扬。孔尚任也吃了一惊，认为超出自己的想象。只听康熙问道：“孔秀才，这货比得吗比不得？”孔尚任忙奏道：“真乃历代帝王所不及！”抑而后扬，康熙大喜。马上吩咐御前大臣，把“万世师表”四字转敕天下督抚，通通刊刻悬挂于各州、府、县的文庙大成殿上。

康熙转身注视殿前圆柱，问孔尚任道：“此柱为何已朽？”孔尚任答道：“启禀皇上，这孔庙房上之瓦霜雨侵蚀，天长日久，故尔将黄杨柱沤朽。皇上何不御赐一窑江西景德镇琉璃黄瓦，以壮观瞻，抵御风雨之侵蚀。”康熙点头，传旨御前大臣郝寿，督促施行。从此，各地文庙也都换盖琉璃瓦了。

不多时，康熙行至先圣的讲学堂，堂中摆设御椅御案。康熙向孔秀才打了一拱，道：“先生请坐。”孔尚任高兴得忘乎所以，便与康熙相向而坐。为表彰山东巡抚张鹏，兖州知府张鹏翮为官清正，康熙传下口诏，准其在殿外站立听讲。其余御前大臣高士奇、大学士等，站立两厢听讲。康熙吩咐孔秀才：“不要拘束，开讲。”

孔尚任正襟危坐，态度从容，以“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”为题讲道：“夫为国君者要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如果不是用之于民，而是聚之于己、用之于己，君之钱，聚则聚矣，老百姓就穷了，穷了他就会跑光了。如散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老百姓就富了，就安居乐业了。所谓藏富于民，民富则国强之谓也……”

康熙听到这里，心中悦服，却故意挑漏眼，进逼孔秀才道：“先师此言，战国之时也。那时国不及县，今日已四海

一家。秀才这话讲得不对！”

孔尚任镇定自若，答道：“不然。昔日百姓不悦，可以跑到他国去；而今却四海一家，走无可走，跑无可跑，兔子逼慌了还要咬人。此所以秦末陈胜、吴广揭竿而起，隋末瓦岗寨杀出一个程咬金之故也。唐太宗李世民曾言：‘民犹水也，可以载舟，可以覆舟’。这个比喻太好了，所以有贞观之治，万民归心。”讲到这里，一下合了康熙的意，问道：

“朕今日府库充足，仓廩盈余。请问先生，如何散财？”

孔尚任一听，真是喜出望外，今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将皇上引到圈儿中来了。于是侃侃而谈：“皇上既到山东，已知山东水、旱连年，灾民遍野，何不诏谕山东各州府，普免钱粮。钱粮一免，就散了。百姓吃饱了，穿暖了，民心就聚了。”

康熙微微点头道：“此言有理，此言有理！尔今年果三十七岁吗？”

孔尚任更来劲，奏道：“臣今年确有三十七岁。”又继续讲道：“本来百姓受灾，已无钱粮可交，如强征则民如鸟兽散，民散则田园荒，后患无穷矣。皇上如普免钱粮，百姓离乡者可以归家、骨肉团聚；未离乡者得以重建家园。百姓安则天下安，天下安则国势盛矣！”讲得手舞足蹈。

康熙一听，心中喜欢，却故意喝道：“胆大！”

孔尚任以揖代叩道：“小民忠言。”

康熙颜眉一展，传旨山东巡抚张鹏：“山东之地，钱粮尽免。”

孔秀才得寸进尺，又道：“皇上且慢。山东钱粮虽免，天下百姓是一家。常言道：‘圣恩如水，不择四方’。圣主

当朝，要免，天下受灾百姓都该免。”

康熙一听，点点头，“朕即回朝传旨，全国受灾之民，钱粮蠲免。”——据《东华录》所载，自康熙元年至四十八年，全国蠲免钱粮共达一万万两有余。

孔秀才一听康熙此言，喜欢得心痒难搔，再拜匍匐于地，恭贺道：“皇上如此恩泽万民，盛朝必能长治久安。”

康熙起身。孔尚任明白，书讲完了，这个皇上还算开明，又满脸堆笑奏道：“圣主祭礼，光耀儒林，恭请皇上留下御笔。”

康熙微笑：“圣人门前卖文章。朕虽不是汉族皇帝，自幼喜学汉族诗词，略通音律，不妨一试。”便命取来纸笔，写出一首五言诗来：

鸾辂来东鲁，	先登夫子堂。
两楹陈俎豆，	万仞仰宫墙。
道统唐虞接，	儒宗洙泗长。
入门抚松柏，	瞻拜肃冠裳。

康熙年少潇洒，颇有真才实学，瞬间挥笔泼墨已毕，回过头来，叫孔秀才释诗。

孔尚任灵机一动，“好言一句三冬暖”，何况这个满族皇帝竟对先师孔子如此推崇，今天该给他戴几顶高帽儿了。就便接过御诗，躬身吟诵后解道：“历代帝王、学士题诗不少，较之皇上御笔，真是望尘莫及呵。‘鸾辂来东鲁，先登夫子堂。’首句开门，二句点题，不用‘鸾驾’而用‘鸾辂’，真是妙笔。可谓字句工稳，气韵不凡。‘两楹陈俎豆，万仞仰宫墙。’夫子之墙万仞，如把‘仰’字取下，即成‘万仞宫墙。’天下文庙皆可通用。‘道统唐虞接，儒

宗洙泗长。入门抚松柏，瞻拜肃冠裳。’陛下乃一代圣君，推崇至圣先师德才备至。历来好多帝王来孔庙，仅道仰慕之意，未有这样推崇者，诗格已空前绝后矣。”

康熙问道：“秀才知道哪些朝皇帝来过？”

孔秀才应声而答：“唐玄宗、金章宗、宋徽宗、宋真宗、今日的‘鸾辂来东鲁’就是圣上了。”

康熙问道：“听说唐玄宗在此题有诗吗？”

孔尚任手指外面碑石答道：“已刻于石上，较之万岁此诗，相差何止千百倍。”随即诵道：“夫子何为此，栖栖一代宗。地犹周氏邑，宅及鲁王宫。叹凤嗟身否，伤麟怨道穷。聊看两楹殿，当与罗时同。’今天皇上对至圣先师高山仰止，有源有流，历代帝王诗才不及远矣。”

康熙心里道：这孔秀才评到诗的胚窝里去了，流传出去——哈哈！他心里乐开了，面谕御前大臣郝寿道：“历代帝王致祀阙里，或留金银器皿，朕今新临行礼，为崇至圣，异于前代，汝将曲柄黄盖留在庙中，以示朕尊圣之意。”郝寿送旨，即将御前常用黄盖，恭置于殿中。群臣皆呼万岁。康熙忽然想起一事，问道：“孔秀才，朕还有一事不明，请问先生，为何天下士子不来京城考试？”

孔尚任借此发牢骚：“启禀皇上，从诸葛亮《出师表》中摘来‘不求闻达’作为考试官署名称，谁还来考？考生来考，就是要求闻达嘛。不如改为‘博学宏词科’以资鼓励，天下士子，就必然捷足先登，献才献艺，为国为民了。”

康熙连连点头：“改得好，改得好！”立即传旨把“不求闻达”科，改为“博学宏词”科，以示求贤若渴之意。

孔尚任陪康熙经同文门、奎文阁，观赏宋、金、元、明

之庙碑时，康熙又问孔尚任道：“尔年三十七岁有几个孩子？”回道：“臣有二子。”康熙笑笑，表示关注。走了几步又问：“圣庙广阔，何处是先师故宅？”孔尚任道：“鲁壁遗址，即是先师燕居之所。”康熙即命去鲁壁看看，问：

“何谓鲁壁？”孔尚任奏道：“是秦始皇焚诗书的时候，臣九世祖孔鲋预藏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书在墙壁中。到了汉朝鲁恭王时，欲毁掉臣祖先故宅来扩建宫院，忽然听见那壁中有金石丝竹之声，拆壁后发现竹筒古文。后来就名其堂曰金丝，又称鲁壁。”

康熙非常喜欢，口中夸赞孔尚任：“秀才好记性。秀才的《桃花扇》才情横溢，今日讲书，又胆略过人，真是个大秀才！不要怕当秀才，宋朝有个范仲淹，起初也是个不第秀才呢。”

孔尚任幽默地说“启禀皇上，我这一辈子，立下宏图大愿：终身都要当秀才。”康熙听出他言中代刺，假装耳聋没有听见。另寻话题问道：“秀才会不会骑马？”孔尚任答：

“生员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都会。”康熙传旨给他牵一匹马来，自己骑上日月潇湘马，与孔尚任并辔而行，驰入城中，把大臣侍卫丢在后面。马蹄翻飞，来到十字口，一二十个叫化子挡住康熙坐骑，连呼“万岁老爷”，要赏钱。

康熙忙问：“这是些什么人？”

孔尚任谎称：“启禀万岁！他们都是圣人门生的后裔。”随即在马上用手东指西指说道：“你看那一位瘦筋筋，叫得最凶的是曾参的后人，那一位黑黢黢的是孟夫子的后人，那一位颈项都饿长了的，是荀子的后人，那一位穿襟挂络的，是颜回的后人……”

康熙摆手道：“算了算了！《四书》上不是说：‘一箪食，一瓢饮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’吗？”

孔尚任道：“山东受灾连年呵，连圣贤后裔也不得幸免，只求皇上加恩吧。”

康熙传旨曲阜县拨库银，各赏圣人门生后裔五十两，以度灾荒。众叫化子于是齐声高呼：“谢过老爷！”

康熙大怒：“简直不成体统，竟然把朕叫成老爷！”

孔尚任忙解释道：“山东之地，尊天为老爷，尊地为老爷，今呼万岁为老爷，已比之为天地，无比其大矣。”

康熙这才转怒为喜，笑着说：“秀才也是圣人后裔，今日又陪王伴驾，应该赏汝。”

孔尚任道：“谢万岁恩宠。一日之间，三问臣年，已经足够了，实在不敢邀赏，无功不受禄。”坚决辞谢而归。

孔尚任回到家里，才觉得饥肠辘辘，眼冒金花——半晌午了还没吃早饭呢。忙叫娘子快冒两碗冷饭，蔫妥妥地说：“管他的，康熙皇帝总喊了我两声‘先生’。”

小娘子十分埋怨：“喊你先生就能饱肚子？你半夜三更就忙着去给皇帝佬倌讲学，官不要，利不要，吃总该要嘛，未必皇帝稀饭都舍不得供你一顿？”

孔秀才端着两碗冷饭，象牵着口袋倒一般，稀哩呼噜吃完了，才一五一十地把经过向娘子一说。话犹未了，娘子放开嗓门大哭起来：“你明晓得米缸子已经空了，他既要赏你，你就权当是个叫化子吗，也收他五十两银子嘛。你把那些叫化子说成是圣人后裔，犯下了欺君大罪，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！”

孔尚任也暗地埋怒自己：他都瞧得起我的《桃花扇》，我就把稿本卖给他，换点润笔费也好嘛。也免得抄来抄去，